

大日本史

九十一

第二百二十二卷 孝子列傳
自倭果安柰良許知麻呂至
中原章兼章信
第二百二十三卷 義烈列傳
自調伊企儺至村上義光
第二百二十四卷 列女列傳
自衣縫金繼女至小式部内侍

一	五	二	三	八	和書門
冊	函	架	函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0258
冊數	150(91)
函號	138 105

架冊 〇五
六九歴和

内閣文庫		
一三八函	二〇二五八冊	和書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二

淺草文庫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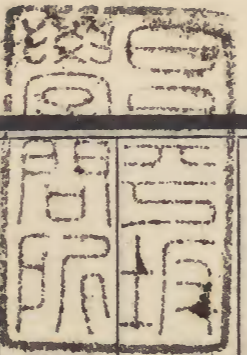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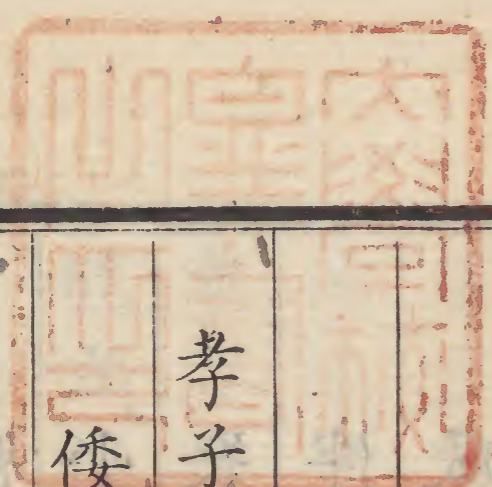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孝子

倭果安柰良許知麻呂

美濃當耆郡樵夫

大和路祖父麻呂安頭麻呂乙麻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二 列傳

文部知積君子尺麻呂

綱引金村

小谷五百依建部大垣

矢田部黑麻呂

伴家主

風早富麻呂

財部繼麻呂

丸部明麻呂

秦豐永

孝寺丹生弘吉

細山下毛野公助

野田僧某

赤曾我祐成時致

關士中原章兼章信

孝百行之本也、非孝無以為教、物則民彝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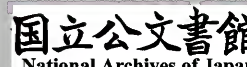
能立、禮樂刑政不能出、孝之為道大矣、故皇

帝皇太子讀書、必先孝經、以為常典、朝廷之

崇孝道亦至矣、下至鄉黨閭巷、有純孝者、必

旌表其門閭、勸民以孝、舊史所書、班班可考、有廬墓事死之誠、而無剗股割肝之矯、民用敦厯、俗歸厚焉、後世史職廢弛、載籍殘缺、雖有孝弟履信者、多堙沒而不傳、側陋無由上聞、士庶無以為勸、豈非闕典歟、間有復父仇者、奮不顧身、能存弗與共戴天之義、綱常倫理、賴以不墜、豈古有孝子而後世無其人哉、晦明關乎盛衰、醇澆屬乎時運、撫其散軼、作孝子傳、

倭果安、大和添下郡人、柰良許知麻呂、添上郡人、果安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凡人有飢病、自齋私糧、巡視看養、登美箭田二鄉百姓、感其恩義、敬愛如親、許知麻呂稟性孝順、與人無怨、嘗遭後母之讒、不得入父家、絕無怨色、奉養彌篤、和銅七年旌二人孝義、終身勿事、續日本紀 美濃當耆郡樵夫、事父至孝、家貧無財、鬻薪自供、其父嗜酒、樵夫常提瓠過市、賒酒以進、



一日採樵于山、踐石誤仆、覺傍有酒氣、心怪之、回顧左右、石間水湧、其色似酒、試嘗之、則馨烈甘美、樵夫大喜、汲而供父、靈龜三年九月、元正帝幸美濃、車駕過當耆郡、觀醴泉、以為孝感之所致、名泉為養老瀑、因改元養老、授樵夫官、家至富饒、

按續日本紀養老元年詔文盛稱醴泉愈疾之功、無孝感事、今從十訓鈔、古今著聞集、

文部路祖父麻呂、漆部司今史從八位上石勝之子也、養老四年石勝坐與直丁秦犬麻

呂盜司漆、竝處流刑、時祖父麻呂年十二、弟安頭麻呂年九、乙麻呂年七、同詣官冒死伏請、父石勝為養諸子盜司漆、緣是配役遠方、冀兄弟三人為官奴、贖父罪、詔曰、人稟五常、仁義斯重、士有百行、孝敬為先、今祖父麻呂等沒身為奴、贖父之罪、欲存骨肉、理當矜愍、宜依所請為官奴、乃免石勝罪、獨令犬麻呂赴配所、無幾免祖父麻呂安頭麻呂等從良

焉、續日本紀

丈部知積、君子尺麻呂、竝相模足上郡人也、
孝行彰聞、靈龜元年表其閭里、終身勿事、續日

本紀

綱引金村、綱一作綱備後葦田郡人、年八歲喪父、

哀毀骨立、尋丁母艱、追慕益深、景雲二年詔

賜爵二級、復其田租終身、續日本紀日

小谷五百依、甲斐八代郡人、建部大垣、信濃

更級郡人、五百依以孝稱、大垣為人恭順、事

親有孝、景雲二年竝免其田租終身、續日本紀日

矢田部黑麻呂、武藏入間郡人、事父母至孝、

生盡色養、死極哀毀、齋食十六年、終始不闕、

寶龜三年免其戶徭、以旌孝行、續日本紀日

伴家主、安房安房郡人、性至孝、父母歿後、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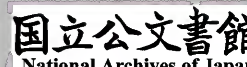
絕滋味、設像供養、事之如生、事聞、承和中敕

敘三階、終身免戶田租、旌表門閭、續日本紀日

風早富麻呂、安藝賀茂郡人、德行懿美、竭力

孝養、父母歿後、不食滋味、哀慕不已、天長十

年敕敘三階、免戶田租、續日本紀日



財部繼麻呂、加賀能美郡人、有至性、父母既歿、朝夕哀慕、感愴鄉里、承和四年、敕敘三階、表門閭、免租終身、續日本後紀

丸部明麻呂、讚岐三野郡人、外從八位上、己西成子也、年十八入仕京師、積勞任本郡大領、請讓其父、自守子職、孝養備盡、父母既老、其家與明麻呂相距十里、明麻呂定省不懈、朝夕往還、國司上言請准式、蒙貢舉、嘉祥元年、敕敘三階、免戶田租終身、續日本後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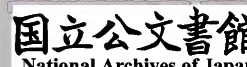
秦豐永、美作久米郡人、天資恭順、孝事父母、父母逝、常守墳墓、事聞、貞觀七年、敘位三階、

蠲課役、表門閭、三代實錄

丹生弘吉、若狹遠敷郡人、幼喪父、獨與母居、力田奉養、愉色婉容、溫清弗懈、每朝詣父墓、擗踊哀痛、其所種、雖遭水旱風蝗、未嘗被害、鄉里以為孝感之所致、事聞、貞觀十二年、敕

敘位二階、三代實錄

下毛野公助、公助姓據父武則攝政兼家隨



身也嘗從父賭射右近馬場不勝武則怒撻之公助伏而受之人曰何不逃公助曰父老足弱追我疾走則懼致顛躓若有損傷是重吾罪也是以受而不逃聞者感歎焉古今著聞集古

談事

僧某不詳名字事母至孝而家甚貧窶其母嗜生魚無則不能下箸僧常買而羞之時白河上皇嚴禁屠殺不能得魚母頗絕食疲憊幾死僧不堪悲惋自往桂河捕得二小魚巡

吏執之并魚送於官法司鞠問僧收淚曰法之所禁誰不遵守况身在釋門破戒律罪不可逃但我母老且病非肉不食今雖放此魚不可復生幸饋母所聞一下箸則雖就刑非所憾矣辭氣懇切吏卒感泣上皇聞之賜金帛赦還古今著聞集十訓鈔

曾我祐成小字一萬弟時致小字宮王伊東祐親之孫也父河津祐泰○尊卑分脈祐泰作祐道今從東鑑為從祖父工藤祐經所殺時一萬年五歲宮

王三歲

曾我物語東鑑

其母抱屍哀哭、撫兩孤曰、汝

等成長、能報父讎乎、一萬泣曰、兒等成長、必
斬讎頭、及母再醮、曾我祐信、兄弟遂為祐信
所鞠、年稍長、嬉戲常以擊刺為事、一萬挽弓
射屏障、宮王曰、復父讎、何用弓、自執木刀斫
之、一萬嘗仰見蜚雁、歔歔曰、禽鳥猶有父母、
使我孤者誰、宮王曰、讎之首豈堅於鐵石乎、
一萬遽掩其口曰、勿妄言、因相對號泣、焦思
勞心、復讎之念、未嘗一日懈、會源賴朝滅平

氏、管轄天下兵馬、祐經事之、被親信、以賴朝
嘗怨祐親、乘間勸殺祐、泰遺孤、賴朝即使梶
原景季往、曾我諭祐信、致二兒於幕府、母子
泣而別、景季心憐之、見賴朝、白其狀、請宥之、
賴朝曰、祐親殺我兒、奪我妻、今已死矣、吾欲
逞志於其孫子、如何宥之、畠山重忠和田義
盛等營救、甚至、二兒因獲放歸、母喜其免死、
而切戒之、深自晦匿、一萬年十三、更名祐成、
冒繼父氏、稱曾我十郎、乃遣宮王為箱根山

僧行實弟子、宮王復讎之志日切、適祐經從
賴朝詣箱根、宮王欲識其面、從山僧歷問將
士姓名、及祐經、不覺色動、乃袖小刀密圖刺
之、祐經執其手曰、子非宮王乎、容貌肖迺父、
我與子至親、今日相遇、且喜且悲、宜速祝髮、
專歸佛乘、因出一裝刀授之曰、表一時相見
之情耳、宮王欲得間刺之、而衆人環坐、又恐
力不敵、終不果、宮王年十七、行實命披緇受
戒、宮王憂之、竊還曾我、謂祐成曰、弟今日爲

僧、如仇讎、何願早束髮、以避師命、祐成然之、
相與造北條時政、訴衷曲、時政壯其志、卽爲
備禮加烏帽、命名時致、稱曾我五郎、母見時
致大駭曰、吾使汝爲僧、何遽如此、汝不母我、
吾何子汝、母子之恩絕矣、勿復來見、時致嗚
咽而退、自是兄弟歷遊大磯、黃瀨川、三浦、屢
覘祐經、祐經每出、從卒自衛、兄弟時或望見、
不能下手、建久四年、賴朝獵于富士野、祐經
從焉、祐成時致大喜曰、天也、因定計往富士

野時致謂祐成曰、弟獲罪於所恃、不能面訣、死而不瞑、祐成見母告別、因請召見時致、母峻拒之、祐成叩頭涕泣、具告時致憂懼之狀、母意解、召見之、兄弟請賜衣、母解所著授之、戒曰、狩獵之場、士庶麇集、慎勿致忿爭、兄弟遲遲不忍去、泫然泣下、退而復進、回顧數四、母頗怪之、兄弟至箱根、見行實、行實察其志、取社中所藏二寶刀授之、遂往富士野、百方狙祐經不得聞、既而聞賴朝還府、有日、兄弟

憂之曰、時難再得、機不可失、今夜急入神野營、以殺祐經、乃陽爲警夜者、過列營前、入祐經卧所、祐經已移別室、兄弟彷徨、不知所爲、會畠山重忠家士本多親經至、素欲兄弟遂其志、指畫祐經所在而去、曾我物語是夜祐經召倡妓、與吉備津祠官王藤內宴飲、大醉酣寢、兄弟舉炬相視曰、殺醉卧人、猶斬死人、因蹈席大呼曰、祐成時致爲父報讎、祐經驚覺、將執刀而起、兄弟揮刀交下、遂寸斬之、并殺王

藤内倡妓驚呼曰、曾我兄弟殺父讎、時五月二十八日、雷雨闇黑、營中騷擾、平子野右馬允愛甲三郎等倉皇出鬪、兄弟殺傷十許人、力極而疲、祐成與新田忠常接鋒、遂為所殺、時年二十二、時致見祐成死、徑前突入將軍營、小舍人五郎丸被婦人服、俟時致過、自後抱持、眾共禽之、參取東鑑、曾我物語、賴朝乃遣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祐經尸、翌日賴朝坐幕中、諸將環列、召見時致、使狩野宗茂、新開實光、詰

問所以殺祐經、時致嗔目、叱二人曰、祖父入道歿後、子孫沈淪、雖不得昵近、何就汝輩對狀、願面一言而死、賴朝壯其言、親問之、時致曰、祐成時致自髻齧至今、復讎之念、無須臾忘、今日志願畢矣、犯幕府者、欲一賜謁而自殺也、夫祐經我之讎、而君之寵臣也、寂心入道、君之讎而我之祖父也、君寵吾仇而讎吾祖、能無憾乎、意氣益猛厲、聽者竦動、賴朝愛其膽氣、欲宥死、祐經子犬房丸哀訴請殺、乃

斬之、時年二十、賴朝得祐成時致遺其母書、
 彈淚讀之、命藏之書庫、東鑑時祐信在獵場、賴
 朝召而慰諭、使還鄉修二子冥福、除曾我莊
 租、東鑑曾我物語、後人為立祠於富士野、曾我社祐
 泰少子、律師為僧、犬房又請殺之、賴朝召見、
 至則自殺、東鑑曰、賴朝命斬之、曾我物語祐成有妾、名虎、
 大磯倡也、東鑑祐成屢遊大磯、見虎而悅之、虎
 亦相愛、諸豪競欲通殷勤、皆不顧焉、會和田
 義盛來飲其家、召虎佐酒、不出、義盛怒欲罪

之、其母懼促之、虎不肯曰、曾我寒士也、和田
 豪貴也、妾豈忍以貧富易其心乎、時祐成在
 虎許、義盛請祐成與虎同出飲、及酒行、終不
 與義盛相酬酢、引盃飲屬祐成、曾我物語及祐成
 報讎鬪死、賴朝召虎問狀、既而免歸、哀慕悲
 泣、登箱根山、請僧行實、修祐成冥福、作諷誦
 文、悼之、以祐成所騎馬為覲、遂為尼、如信濃
 善光寺、時年十九、東鑑後歸大磯、住高麗寺云、

曾我物語

大日本

卷百三十一

列傳

十一

中原章兼章信、父曰章房、歷仕後宇多後伏見後二條花園四帝、爲大判事、後醍醐帝以章房諳練法律、引參庶務、甚被寵待、帝之將討北條高時、事泄、預謀諸臣盡遭遷殺、而帝益怒、將遂舉兵、密召章房謀之、章房諫曰、前日之事、人心洶洶、武臣益倔彊、朝廷微力、恐不能克之、廟算一跌、事將有不可測者焉、願熟慮之、帝恐語泄、陰命平成輔圖之、時有瀨尾兵衛太郎及弟卿房者、居雲居寺傍、俱以

俠聞、成輔啗之以貨、囑刺章房、二人諾、會章房詣清水寺、兵衛太郎裝爲行旅、伺其出西門、遙拜男山俯伏、乃拔刀斷脰、下磴走、迅如飛、從者取章房刀追之、不及、章兼章信聞之、奔至父死處、昇尸而還、日夜謀復讎、而不知誰爲也、多方蹤跡、始知兵衛太郎所爲、會章兼疾、章信乃衷甲駕小車、率官奴私僮四十餘人、咸甲黎明圍兵衛太郎宅、發掘搜索、無所獲、章信悵然將還、從者適仰屋見衣裾微

露以眉尖刀抉承塵、兵衛太郎知不免、拔刀將下、從者既斫其股而墜、兵衛太郎不能起、尚能左右盤刀、從者從後刺殺之、章信遂毀其屋、縛其弟卿房、置其首于車前而還、道路觀者皆稱快、島津家本今川家本太平記○按東寺修行日記無章信以復

兼辭為章事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二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三

列傳第一百五十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 校

義烈

調伊企 讎

杵淵重光

藤原忠光

文三家安

源仲賴

越後能景

大河兼任

平康盛

關信兼平田家繼

左中太常澄

村上義光

子義隆

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夫居人之位食人之祿國家有難則捐軀狗
節固其所也死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故
忠臣義士有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其精英
忠烈之氣磅礴宇宙間幹坤軸撼乾樞亘萬
世而不可泯皆有以持其志也國朝風氣剛
勁敦尚廉恥武夫悍將立懂以怒冠臨難不
苟免視死如歸者世不乏人其慷慨壯烈一
出於天性而非講之有素處之有道皆於造
次顛沛之際決然行之而不疑儻能使之講

習聖賢之道、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伏大節而蹈仁義、則成就其美而光耀史冊者、豈止於如是而已哉、如越後能景、大河兼任、雖犬吠非其主、不可為訓、而疾風勁草、忠於所事、則有可取焉、若夫壬申忠臣、承久羣臣、元弘建武之忠烈、各以其事著於本傳、下至北條高時之將士、賈勇蹈義、而不負其主者、亦各以類相從、作義烈傳、

調伊企儼難波人、

日本紀、難波人、據本書和歌詞、及姓氏錄攝

津有調 應神朝、有努理使主者、自百濟歸化、

努理曾孫彌和、顯宗朝、賜姓調首、姓氏錄伊企

儼、蓋其後也、號曰調吉士、為人勇烈、欽明帝

時、副紀男麻呂問新羅之罪、軍敗被執、伊企

儼不屈、新羅拔刀逼之、脫其禪露其臀、使向

日本而呼曰、日本將噉我臍、伊企儼大呼

曰、新羅王噉我臍、新羅王大怒、益加侵辱、

伊企儼辭色不變、遂遇害、其子舅子抱父屍

而死、其妻大葉子在虜中、悲痛作歌曰、柯羅

俱爾能、基能、陪爾陀致底、於譜磨故幡、比例
 甫羅須母、邪魔等、陞武岐底、聞者皆憐焉、後
 有大伴部博麻者、筑紫上陽咩郡軍丁也、齊
 明帝七年、救百濟之役、為唐兵所虜、囚天智
 帝甲子歲、土師富杼、水老筑紫薩夜麻弓削
 元實兒等四人、欲奏唐人所謀、以無衣食、患
 不能達、博麻謂土師富杼曰、我欲共汝還于
 本朝、緣無衣糧不能去、願賣我身、以充衣食、
 富杼等用博麻計、遂得還奏、博麻獨留於唐

幾三十年、持統帝四年、從新羅使大奈末金
 高訓等、還至筑紫、下詔嘉其尊天朝、憂國家、
 賣身輸忠、授位務大肆、賜絕五匹、綿十屯、布
 三十端、稻一千束、水田四町、免三族課役、以
 顯其功、日本書紀
 杵淵重光、信濃人、稱小源太、膽力逸羣、事富
 部家俊、養和元年、城長茂擊源義仲、家俊隸
 之、戰于橫田河原、為西七郎廣助所斬、廣助
 繫其首於馬鞍而去、先是、重光以讒見黜、不

得從軍、慨然以爲我雖廢斥、不宜晏然而寧處、徑至戰所、覘其存沒、而不見家俊之幟、疑沮彷徨、訊諸儕輩、始知其戰死、乃馳入陣中、望見廣助呼曰、子非西七郎邪、我是富部殿從兵杵淵重光也、嚮奉使在外、忽及於難、願一見主君之首、以畢使命、揚鞭而進、廣助知其不可當、策馬而走、重光厲聲曰、走則得能免乎、汝爲吾主之讎、我竟不汝貫、急追及之、搏而墮馬、輒斬其首、置家俊首側、揮淚曰、臣

以無罪、譴斥家居、自揣臨陣立功、則庶足披瀝愚衷、至則主君旣隕命、無復可奈何、今得殺戮讎敵、以慰冥魂、言訖上馬、左手提二首、右手揮刀、大呼曰、富部殿爲西七郎殞命、杵淵重光立報其讎、汝等可來與較、敵兵三十、七騎、蠶午爭進、重光直衝突、縱橫奮戰、殺十餘人、身被數創、不能復戰、擲廣助首、持家俊首、馬上銜刀而死、舉軍歎惜焉、

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

語、物

大日本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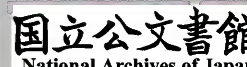
卷二百二十三

列傳

五

藤原忠光、忠清第二子也、稱上總五郎兵衛尉、事平宗盛、從平重衡等、與源行家戰於洲股川室山等處、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及宗盛滅、忠光潛脫走、久匿人間、平家物語建久三年、賴朝初永福寺于鎌倉、忠光左目嵌魚鱗、陽為眇者、挾匕首、廁役徒中、搬運土石、謀刺賴朝、賴朝適至作處、見之、怪其形貌、命左右執縛、探懷匕首、見、因詰其狀、忠光曰、上總五郎兵衛尉也、欲報舊主讎耳、乃囚之於和田義盛家、鞠問

黨與、忠光曰、同謀唯有平盛嗣、聞前匿丹波、不知今何往也、自被執、日而斷水穀、月餘、無所復言、賴朝命斬之、梟首于六浦、東鑑文三家安、○按文三東鑑作豐三、未知孰是、豐則豐原文則文室、蓋皆從省、三則其輩行也、今其本姓不可詳考、姑從舊文、佐那田義忠、兵也、石橋之戰、義忠受先鋒命、退召家安、告曰、將軍選我於眾、特受面命、武夫所榮、莫大焉、我當死之、汝歸報母妻、遺言丁寧、託以三兒、家安辭曰、君年壯齒富、而且欲為將軍死、家安六



十之年、從君而死、豈足惜哉、臣若不死、則人將言義忠之死也、無一人徇義者、恩眷如家安、猶且舍義取生、可恥之甚、臣決不奉命也、遂不去、義忠陷于敵、家安不審其生死、衝突出入、索之不已、稻毛重成呼曰、汝主戰死、汝猶欲為誰戰、徒死無益、可速走、我不汝迫、家安怒曰、勇士臨陣、唯知進死、未聞退生、如見主之死、而遽逃之、則將焉用臣屬、吾主既死、是我舍命之秋也、奮勇搏鬪、手斬八人而死、

眾皆惜之、

源平盛衰記

源仲賴稱信濃二郎、

諸本平家物語仲賴作賴直或賴綱、今從見行

本、敦實親王之裔、信濃守仲重子也、事藏人

源仲兼、壽永中、源義仲攻法住寺殿、仲兼等防之、戰敗而走、仲兼從士有加賀房者、以其馬驕悍、不能控制、易仲兼馬騎之、比至河原坂、遂為敵兵所殺、仲兼僅得脫、既而仲賴為敵所遮、不得從行、適見一馬躡血、悲鳴道側、乃仲兼所乘也、仲賴以為仲兼既戰死、悲泣

慷慨呼執鞚問曰、馬從何處來、曰、自河原坂、
 仲賴曰、彼則主人之讎也、我與彼戰死、回轡
 大呼曰、主君既戰死、吾何用生為、射斃三人、
 斫殺二人、又搏一人、交刃而死、源平盛衰記、諸本平家物語、

越後能景稱中太、

○或曰、能景姓中原、

源義仲家士也、

養和帝孫于西海、義仲入京師為亂、源賴朝
 發兵討之、初義仲強通攝政基房女、及軍敗、
 入其閤內、叙別眷戀不已、能景曰、敵已迫矣、

何眷眷於一女子邪、吾不忍見將軍之被恥
 辱也、自潰腹而死、津波田三郎亦諫而死、義
 仲曰、是吾過也、遽麾兵而出、源平盛衰記

大河兼任稱次郎、陸奧押領使藤原泰衡將
 也、泰衡滅後、收合餘眾、聲勢稍張、偽稱源義
 經、略出羽海邊莊、或稱源義仲子朝日冠者、
 狗地山北郡、有眾七千餘、由河北歷秋田、踰
 大關山、過多賀國府、比濟志加渡、俄而冰釋、
 溺死五千餘人、初泰衡之敗、其將由利中八

維平就虜、賴朝釋爲親兵、兼任致書曰、古今報六親之仇有之、未聞有復主之讎者、今我始爲此舉、將以申君臣之大義也、時維平及橘次公成守小鹿島、兼任進攻之、公成棄城走、維平戰死、乃由千福山本、轉抵津輕、斬宇佐美實政等、衆稍至一萬、賴朝遣上總介足利義兼、千葉新介平常胤、將兵擊之、戰于栗原、一迫、兼任敗走、收散卒五百餘、阻衣川而陣、諸將前戰又破之、兼任退走、至外濱糠部

之間、依山自固、義兼薄之、兼任連敗、挺身走栗原寺、村人怪其被服華鮮、圍而格殺之、東鑑平康盛、右衛門尉源有綱、士也、有綱源義經女婿也、及義經敗、賴朝遣北條時定、殺有綱、建久二年、康盛潛抵鎌倉、圖復其讎、梶原景時遇之、由比濱、診其狀異而執之、康盛自稱叛黨、問其姓名、不答曰、我欲面幕下白之、賴朝引之府庭、隔簾問實、乃曰、我故伊豆右衛門尉家人、前右兵衛尉平康盛也、欲圖北條

平六而不能畢志以至於此賴朝乃命和田

義盛斬之腰越梟其首東鑑

關信兼平貞盛六世孫平田家繼平家貞長

子也源平盛衰記及長門本平家物語家繼作貞繼而盛衰記家繼為筑後守貞

能弟平家物語為貞能伯父今據系圖及玉海山槐記百鍊鈔長門本平家物語諸書定

為貞信兼歷檢非違使任河内和泉出羽等

守敘正五位下平氏系圖養和元年春熊野僧徒

聞源賴朝起亦舉兵入志摩走伊豆江四郎

名關轉入伊勢劫掠沿海平氏所置吏士望風

潰走僧徒乘勝焚二見民屋至固瀨河信兼

迺率蛭伊藤次等名關拒之達於舟江信兼射

殪其黨魁戒光者僧徒竟逃走東鑑家繼稱太

郎居伊賀山田郡祝髮號平田入道源平盛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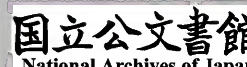
平家物語作平太入道治承四年擊手島冠者于近江

斬十六人虜二人玉海壽永三年秋家繼聞平

氏走西海無所寧處慨然欲報奕世恩迺與

信兼糾合同志據平田城舉兵源平盛衰記

襲伊賀守護大内惟義破之東鑑既而佐佐木



秀義來擊軍太原莊家繼等聞之議戰守之
 策壬生野新源次能盛曰伊賀陋小敵若大
 軍縱掠則上下必苦之不若先入近江據鈴
 鹿山而戰焉衆從之家繼迺與能盛等率兵
 三百餘入甲賀郡與秀義戰於田堵野能盛
 射殺秀義能盛亦中矢而死源平盛衰記尋為惟
 義所敗家繼死之富田進士家助前兵衛尉
 家能姓關平家清等死者九十餘人信兼及藤
 原忠清等逃匿山中東鑑以其起滅日淺世呼

曰三日平氏

源平盛衰記

信兼又集兵據伊

勢瀧野源義經遣兵來攻信兼令衆脫甲注

射殺敵殊多既而矢盡信兼自火其城刳腹

而死源平盛衰記信兼四子兼衡信衡兼時兼隆

兼衡為左衛門尉帶刀長平氏系圖及信兼再舉

兵與信衡兼時匿在京師共為義經所誘殺

東鑑山槐記兼隆為檢非違使號和泉判官坐事

流伊豆居山木久之為目代以與清盛同族

怙勢豪橫為源賴朝所襲殺東鑑參取後有

平基度伊勢人稱進士三郎

○本書云基度中宮長司度光

子蓋家助稱富田進士而基度稱進士三郎據富田則疑即家助之族也然今無所考

平盛時伊賀人稱三浦氏元久元年俱起兵

襲守護首藤經俊走之徇伊賀伊勢郡邑基

度據朝明郡富田岡貞重等據安濃多藝與

平賀朝雅戰而敗基度與弟盛光等同死之

盛時築壘伊賀六箇山率子姪據之拒戰數

日為朝雅所敗若菜五郎分兵據伊勢日永

若松南村高角關小野等所兵敗而死建保

中有掃部權助正重亦伊勢平氏之遺孽也

潛居白河謀舉兵後藤基清自京師來襲正

重逆戰多所殺傷遂死之

東鑑

左中太常澄長狹六郎常伴兵士也及源賴

朝起兵常伴為平氏謀襲賴朝舉族反為賴

朝所滅明年賴朝詣鶴岡有一男子長七尺

餘則騶從中迫近賴朝下河邊行平進而拘

之繫簡於髻書曰安房國長狹六郎郎黨左

中太常澄行平詰問之曰復讎之念寤寐不

已、以至于此、事若不成、暴骸草野、恐人不知其為誰、是以記姓名爾、惟以速死為幸、賴朝使梶原景時殺之、時景時監鶴岡土木、不可預刑事、賴朝遽使天野光家代之、常澄嗤賴朝曰、事何不前定而急遽至此邪、遂斬于稻

瀨川

東鑑

村上義光

本書作義日、今從太平記

稱彥四郎、信濃人、陸

奧守源賴清之後、彌四郎、信泰子、

尊卑分

為左

馬權頭子義隆

○分

稱彥五郎、為兵衛佐

藏人

尊卑分、太平記

元弘之亂、父子與赤松則祐、

平賀三郎

名關

等、從護良親王、逃十津河、熊野

別當定遍索之急、護良去如吉野山、土人芋

瀨莊司

名關

以兵要路、護良計無所出、遣從者

說以投託之意、莊司對曰、定遍窮求官軍黨

與、錄名以報鎌倉、臣今欲納大王而不能也、

然過前行、亦所不敢、請留錦旗、若近臣一兩

人、得以為辭、護良默然未應、則祐進曰、見危

授命、是士之職、臣請留死、平賀三郎曰、從行

之士皆大王股肱不可失也宜以旗見授護
良從之得過義光適後矣遇莊司擁衆荷錦
旗而還義光直前奪旗莊司錯愕不顧而去
護良喜曰吾得此三人於平天下何有至吉
野築城守之敵以大兵來攻外城已陷護良
親戰數合退與左右酌酒慨歌義光鎧被矢
如蝟毛來跪曰臣拒中城數時適聞歌聲來
取相會賊勢強甚城不可支臣請賜大王鎧
裝詭爲大王死大王乘間遁去護良曰死則

同死何忍相棄義光勵聲曰圖大事者惡爲
此言起自解護良鎧護良顧曰卿忠易生不
忘我儻得免厚爲修福不免追從地下遂行
義光乃被鎧登譙樓義隆來欲偕死義光曰
亟去爲王拒後勿徒死義隆泣訣義光遙望
護良去遠大呼敵軍曰今上第三子護良引
決汝等行受天誅見我自刃以爲法乃劃腹
抽腸擲壁而斃賊四集就斬其首解去旣而
吉野執行岩菊丸將兵數百追及護良義隆

單身留鬪斬數人身被二十餘創潰腹死護

良終獲免義隆年十八矣太平記年十

據南都本

...

...

...

...

...

大日本史卷之二十三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四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列女

衣縫金繼女

福依賣

橘逸勢女

夜叉女

微妙

上毛野形名妻

田道妻

多治比島妻家原音那

大伴御行妻紀音那

四比信紗

高橋波自采女

額田部蘇提賣

他田千世賣

真玉主賣

藤原豐成妻藤原百能

難波部安良賣

伴富成女

刑部刀自咩

秦部正月滿妻

和邇部廣刀自

早部氏成賣

守部秀刀自

安倍則任妻

鎌田政家妻長田氏

源渡妻袈裟

源義高妻源氏

小宰相

靜

佐介貞俊妻

和氣廣蟲

源賴朝妻北條氏

北條時賴母安達氏

楠正成妻

瓜生保母

山名氏清妻藤原氏

小野少町

紫式部

清少納言

赤染右衛門

和泉式部

小式部内侍

婉孌淑順、婦女之道也。古風淳樸、而夫唱婦和之義、既見於太初葦原之歌、爲風化之始。椒房蘭闈之淑慝、既各著其傳、而衣纓以及草野、事親能孝、夫死守節、治家整肅、臨難果決者、往往有之。其秉彝之心、存乎人者、昭然可覩矣。迨中葉、文物聿興、才女踵出、華藻艷發者、世不乏其人。而操行貞特者、寥寥寡聞。

亦由彤史之化不脩、内則之教有闕也。易曰、在中饋、貞吉。女子以才稱、其殆德之衰也歟。若源賴朝妻、以女流操天下之權、亦可以見世變。而楠正成妻、瓜生保母、果毅明敏、有大過人者。又豈區區詞章之比哉。今第其行事、先孝女、次節婦、舉母則表才藝、作列女傳、衣縫金繼女、本右京人、居河内志紀郡、生十二歲喪父、泣血感動人、服闋、母許嫁人、女竊出住父墓側、且夕哀慟、自是母不復言、於是

獨與母居、值父忌日、齋食誦經、境內有惠賀
河、冬日人苦涉、女與母買雜材造假橋、以便
往來、積十五年不止、母年八十而終、哭不絕
聲、承和八年、敕敘三階、免戶田租、終身表門

閭三代實錄

福依賣者、薩摩民家之女也、父母老無男子、
皆病在牀、傭力以養之、侍湯藥二十餘年、雖
生長於草野、略閑禮儀、恭敬父母、未嘗怠惰、
仁壽中、賜爵三級、旌表門閭、文德實錄

橘逸勢女、有至性、及逸勢得罪遭貶、悲泣徒
步從之、監護使者叱而使去、女乃晝止夜行、
遂得不相離、及逸勢死、乃收屍葬之、廬于其
側、守而不去、自落髮為尼、名妙冲、誓念苦至、
曉昏不懈、見者為之流涕、後又負其屍以還、
人皆異之、稱為孝女、文德實錄
夜叉女、左馬頭源義朝女也、義朝嘗朝京師、
路宿美濃青墓驛、長大炊家、嬖其女延壽、生
一女、即夜叉也、及義朝敗走、異母兄賴朝來

青墓舉家喜迎厚遇之既而賴朝被執夜叉
啼泣曰我亦頭殿子也他日再受辱不如與
兄同被刑乃將走出衆諭止之後竊赴水而
死時年十二

平治
物語

舞女微妙者本良家子也僑寓鎌倉時源賴
家宴于此企能員家能員使微妙歌舞態度
妙絕觀者稱嘆能員白賴家曰舞女本京師
人欲訴事於幕府願公親問之賴家問其故
微妙潜然淚下曰曩時建久中妾父右兵衛

尉為成因讒得罪竄于蝦夷母亦以憂終妾
時七歲旁無親戚之可憑賴及年漸長思慕
益切而無緣聞父之消息故執此賤技于幕
府冀賜哀恤賴家惻然滿堂酸鼻賴家母政
子深感其孝志即遣使陸奧為搜訪之至則
父既死于徙所微妙聞之慟哭幾絕遂薙髮
為尼更名持蓮政子特憐之授居宅厚存撫
焉

東鑑

上毛野形名妻舒明帝九年形名拜將軍討

蝦夷戰無利、兵士潰散、形名單身走入壘、為賊所圍、計無所出、欲乘昏逃去、妻慨然曰、吁走則得免乎、祇取辱耳、妾聞君之祖先平治海表、威武著聞、今君臨難苟免、則前烈盡廢、豈不自恥哉、乃飲以酒、形名酣寢、妻親佩其劍、令婢妾數人鳴弓弦、形名醒起、取仗而進、賊以為軍眾猶多、解圍而去、散卒稍集、遂擊蝦夷、大破之、

紀日本

田道妻不詳姓氏、仁德帝五十五年、蝦夷叛、

帝命田道討之、戰于伊寺水門、兵敗死之、從者取其手纏歸、授其妻、妻大悲慟、即抱手纏而縊死、時人哀焉、

紀日本

家原音那、左大臣多治比島之妻也、紀音那、贈右大臣大伴御行之妻也、共有婦德、和銅五年詔曰、家原音那、竝以夫存之日、相勸為國之道、夫亡之後、固守同墳之意、朕思彼貞節、感歎之深、各賜邑五十戶、

續日本紀

四比信紗、大倭有智郡人民果安妻也、果安

亡後積年守志并妾所生有八子撫養無別
 事舅姑能竭婦禮以孝聞為鄉里所稱和銅
 七年旌其孝義終身勿事續日本紀
 高橋波自采女對馬上縣郡人夫亡之後誓
 不改志其父亦尋死廬于墓側每日齋食孝
 義之至悲感行人神護景雲二年表其門閭
 復租終身續日本紀
 額田部蘇提賣石見美濃郡人寡居年久節
 義著聞且以能散財濟眾神護景雲二年復

其田租終身續日本紀

他田千世賣信濃伊那郡人少有才色家世
 豐贍年二十有五喪夫守志寡居五十餘年

神護景雲二年褒其守節賜爵二級續日本紀

真玉主賣真類聚國史作真壹岐壹岐郡人年十五

夫亡自誓遂不改嫁供給夫墓三十餘年一

如平生寶龜四年賜爵二級并免田租以終

其身續日本紀

藤原豐成妻藤原百能兵部卿麻呂之女也

豐成薨後、守志年久、供奉內職、以貞固稱、勝
寶中授從五位下、寶龜九年進從二位、延曆
元年薨、年六十三、續日本紀

難波部安良賣筑前人、不詳其祖先、詣父母
墓、朝夕盡哀、年十六、適宗像大領宗形秋足、
秋足死、遠近娉之、誓死守節、州郡上狀、詔免

田租、日本後紀纂

伴富成女甲斐山梨郡人、年十五、嫁鄉人三
枝平麻呂、夫死守節不移、居常齋食、奉靈牀

如平時、承和中國司上言、敕免田租終身、表

門閭、續日本後紀

刑部刀自咩、武藏多磨郡人、嫁族人廣主、廣
主死、居喪有禮、事之如生、廬于墓側、晨昏悲
泣、累歲不渝、承和中國司上言、敕授位階、免

田租終身、續日本後紀

秦部正月滿妻下野人、秦部總成女也、性謹
篤、夫亡後、撫養遺孤、不肯再醮、持節彌固、常
修功德、以資冥福、國人稱之、齊衡中旌表門

閻復其身賜爵二級

文德實錄

和邇部廣刀自加賀人年十四適山城人秦

真勝夫亡廬於冢側三十餘年哀慕不渝言

及悲泣齊衡中褒賜爵二級

文德實錄

早部氏成賣攝津武庫郡人年十六適右京

文室武庫麻呂歷二十七年武庫麻呂死氏

成賣居喪有禮事死如生日不再食遂不改

醮貞觀中詔敘位二階免戶內田租終身勿

事表門閭以旌貞操

三代實錄

守部秀刀自信濃池田郡人夫死孀居守志

不移造佛寫經晨昏禮拜永斷葷血不事織

紵哀惋切至哭不絕聲貞觀中詔敘位二階

免戶內租以表門閭

三代實錄

安倍則任妻不詳姓氏康平中源賴義討安

倍氏則任妻見軍敗告則任曰夫子將不免

妾義不獨生請先君死乃抱兒投淵而死

陸奧

話記十訓鈔○今昔物語為貞任妻誤

鎌田政家妻內海莊司長田忠致女也平治

元年源義朝兵敗將走關東路抵尾張野間投忠致家忠致殺義朝及政家妻聞變至其死處哀慕悲慟遂伏政家刃而死平治物語源渡妻袈裟小字阿都磨逸父名初與母共居陸奧衣川家本豪富稱衣川殿因呼阿都磨曰袈裟姿容端麗爲上西門院雜仕未及笄適左衛門尉源渡閨門雍睦遠藤盛遠衣川之甥也嘗出監事路見一女豔之神思恍惚蹤跡而行始知爲渡妻也寤寐不能忘至

衣川家劫而請之衣川驚惶詭謝曰汝幸釋我則今夕使彼見焉盛遠固約而去衣川召袈裟授之小刀泣曰亟殺我袈裟大驚曰無乃喪心病狂乎衣川具告以狀曰不聽彼言我必遇害與其死彼手不若死汝手袈裟悲泣以爲子代親固其分也乃謂曰兒善處之勿復慮焉日既暮盛遠至袈裟迎接佯爲相悅既而欲辭盛遠露刃迫脅曰汝終不從我必殺汝與渡袈裟紿曰妾實非欲辭以觀君

志爾、妾在渡家、多不稱意、數欲奔歸、然不忍、忤母命、遷延迄今、君志誠切、則速殺渡、盛遠大喜、袈裟約曰、今夜我可使渡沐髮醉卧、君潛入卧内、認新沐者殺之、盛遠諾、袈裟歸而謂渡曰、妾前以母疾歸省、今疾愈、請共歡飲、渡醉、袈裟扶卧、自濡髮、詭服為男子、隔席而卧、夜半盛遠斬首而去、視之、則袈裟也、盛遠大悲恨、提首至渡家、告實、請死、渡曰、事既如此、殺汝無益、不如為僧、贊其冥苦、乃剔髮、盛

遠亦為僧、僧文覺是也、衣川號哭幾絕、得遺書篋中、辭甚酸楚、盛遠瘞其屍為起墳、源平盛衰

記平家物語

世呼曰鳥羽戀塚、

源義高妻源氏、征夷將軍賴朝女也、義高質於鎌倉時、賴朝妻之、及義高父義仲反、誅賴朝、欲殺義高、源氏知其計、勸義高亡去、賴朝遣兵追斬之、源氏悲慟不食、母北條氏憂之、痛尤賴朝、賴朝不得已、歸罪於追者、斬之、以慰其意、欲更嫁之於外甥藤原高保、源氏誓

而不適遂以憂死東鑑

小宰相刑部卿藤原憲方女也風姿艷美初

仕上西門院後為越前守平通盛次室及平

氏西奔小宰相亦從行壽永中一谷軍潰平

氏倉皇浮海走多為東兵所殺獲不知通盛

之存亡既而舟中人來言三位君亦兵死小

宰相聞之慟哭遂投水死平家物語源

靜都下白拍子也源義經妾畜之土佐房昌

俊至京師義經疑其圖已召而詰之既而事

釋其夕義經謂曰我自昏心動意昌俊至乎

靜曰然街衢塵起人行動勦不可無警乃潛

遣兩童訶之久而不還又遣一婢少選歸報

曰兩童既斃於門外鞍馬數十匹將騎而發

夜既三鼓昌俊至義經曰是不足介意執刀

將起靜曰小敵不可侮乃進甲冑弓矢義經

射而退之源平盛衰記及義經去京師從匿

吉野山山僧將攻之義經賜靜金寶而別使

雜色護送雜色等奪金寶棄靜而去山僧捕

送京師、北條時政具狀報之、賴朝召致鎌倉、
 審問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然猶以其有身、
 留之、賴朝妻政子聞靜善歌舞、欲召而觀之、
 稱疾不至、哀訴曰、妾本賤流、不足自惜、然已
 充豫州之後房、而今豈示恥於稠人哉、政子
 頻請不止、既而賴朝與政子詣鶴岡社、召靜
 命之、靜固辭曰、妾今日不堪離別之悲、寧有
 意歌舞乎、賴朝強之再三乃舞、工藤祐經櫛
 鼓、畠山重忠擊銅拍子、靜先唱和歌曰、與志

乃也末、美禰乃志良由幾、不美和計天、以里
 珥志比登乃、阿登曾古比志幾、次歌離別曲、
 又唱曰、志豆也志豆、志豆乃遠馱末幾、玖里
 加陪志牟加志遠、以末珥柰寸與志毛加柰、
 聲態絕妙、衆皆感愴、賴朝不懌曰、咄哉此女
 子、今日神前奏歌舞、應頌關東萬歲、而反慕
 叛人、歌離別曲何耶、政子曰、君昔為流人日、
 密結終身之約、妾父憚時勢、為防禁之、妾暗
 夜冒雨奔于君所、及君舉義旗於石橋、妾獨

留伊豆山、而不知其存亡、日夜思念、今彼若忘豫州之恩、而不戀慕者、固非貞女之操、情動于中、而形于外、公宜矜恕、賴朝乃推衣於簾外、以爲纏頭、工藤祐經、梶原景茂等、就靜僑舍飲燕、靜母礮禪師亦佐酒、景茂乘醉、以微辭挑靜、靜無涕曰、豫州鎌倉殿之連枝、我卽其侍妾、卿已爲其家人、豫州若在、卿等豈得見我、景茂媿屈、旣而生男子、賴朝命安達清經、棄之、由比浦、靜號哭不與、清經奪去、殺

之、放還靜於京師、政子憐而遣之、賜賚頗多、

東鑑

佐介貞俊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貞俊事北條氏、元弘之亂、從軍攻金剛山、及亂平、貞俊見收、思慕其妻弗已、卽以佩刀託之僧、以遺其妻、遂卽刑、僧乃持其衣與佩刀往示之、其妻覽而不堪悲咽、乃作和歌書之曰、多禮美與登、加太見越比東濃、斗斗女計牟、多倍氏安留倍喜、以乃知柰良奴爾、遂引刃而自殺、

太平記

和氣廣蟲、備前藤野郡人、清麻呂姊也。續日本紀

日本紀、初嫁從五位下葛井戶主。日本後紀、字

廣蟲、為人貞順、節操無虧。日本後紀、為孝謙帝所

愛信、授正六位下。續日本紀、及帝落髮、廣蟲亦薙

髮、為法弟子、名法均、授進守大夫、尼位、藤原

仲麻呂伏誅、連及當斬者數百人、法均諫帝

減死處流、亂後飢疫、民間生子者多不能育、

往往棄之、法均遣人收養之。日本後紀、凡得八十

三兒、悉稱養子、因賜姓葛木首。宇佐託宣集、神護

景雲二年、賜從四位封戶、并位祿位田。續日本紀

日本後紀、及弟清麻呂忤弓削道鏡、遭竄、法均亦

詔還俗、復舊名廣蟲、流于備後。續日本紀、日

託宣集、廣蟲為挾蟲。按光仁帝踐阼、復姓名

召還、授從四位下。續日本紀、為典藏、掌吐納、帝嘗

嘆曰、諸侍從、誓御毀譽、紛紜、獨法均不言、人

短、累進正四位下。日本後紀、字

賜稻、類聚國史、授正四位上、為典侍、延曆十八年

卒、○宇佐託宣年七十、天長二年贈正三位、

集作十七年、日本紀法均友愛、天至、姉弟不分財物、時人稱

之、臨歿屬清麻呂曰、凡百追福、七無所須、惟

與二三僧徒修禮懺、使後世子孫永為準則、

日本後紀、宇佐託宣集、

源賴朝妻北條氏、名政子、遠江守時政長女

也、早失母、為後母所養、永曆初、賴朝坐父義

朝事、流于伊豆、通伊東祐親女生男、祐親懼

獲罪、祐親後妻素惡其女、頗離間之、終欲殺

賴朝、賴朝遁于北條、依時政、聞時政多女、欲

以書挑之、竊訪其姣醜、或曰、長女前妻所生、

有姿色、次女後妻所生、容態不如也、賴朝以

擲遭祐親之怒、由後母之言、欲通後妻之所

生、而免離間之患、因安達盛長通書次女、盛

長度情好不終、而又與時政忤、乃毀其書、改

寫致長女、即政子也、先是次女夢身登峻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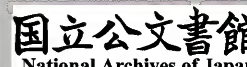
袖日月、手持橘枝、垂實、寤而疑之、問政子、政

子頗識故事、憶日葉酢媛命、噉橘生景行帝、

○按日本紀垂仁帝遣田道間守於常世國求橘帝崩明年始得橘而歸差與本書異然古來相傳或有此說今一從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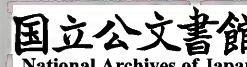
心欲奪之為己瑞乃給曰是凶夢也且我聞之吉夢三年不告人凶夢七日不告人不然殃咎至矣今汝妄說非警戒之道也次女大懼請為禳之政子曰夢有轉移之法謂賣與之人也曰目不可覩手不可捉誰肯買之憂戚形于色政子熟視久之曰我為汝買之曰姊不自惜恐不利于姊曰買者無咎賣者免禍所謂轉移之法也乃出

唐鏡一枚衣一襲償之唐鏡家世相傳為寶時政最愛政子以故與之次女大喜過望是夕政子夢白鳩銜金函來啓之則賴朝書也旦而書至遂私通焉曾我物語政子時年二十一時政宿衛京師罷歸道與目代平兼隆俱兼隆者清盛之疎屬也乃許以與長女而聞其與賴朝通大驚既而以爲源郎器局非凡足相倚重且其曾祖姑適源豫州生義家及諸子迄今蕃衍此安知非吉兆乎然畏負約被



訴陽為不知、遂歸兼隆、政子即夜逃山中、密告賴朝、賴朝往與居焉、兼隆搜索不能得、時政亦不問、曾我物語源平盛衰記及賴朝起兵、使避而匿於走湯山、久之生賴家、實朝及二女、政子性妬忌、賴朝畏憚之、賴家幼從賴朝、獵富士野、射中鹿、賴朝大喜、遣梶原景高報政子、政子不悅曰、兒雖幼穉、為將家子、而獲原野之一禽、何煩專使之為、景高慚而退、賴朝薨、賴家襲職、政子薙髮為尼、既而時政以外家頗

有威重、與大江廣元、三善康信等參覈軍政、而與奪之權、時政獨專之、賴家長而荒淫、親昵羣小、疎斥宿舊、賴朝常禮遇諸將、稱呼不名、如長清義時稱加加美江馬、賴家動輒名之、政子觸事戒敕、不能悛、嗣五年而病、恍惚失度、政子強使辭位、以關東二十八國地頭、總守護傳其子一幡、關西二十八國地頭傳弟實朝、一幡外祖比企能員、怨其減割、圖殺實朝、及時政密啓賴家、賴家領之、政子隔障



聞其語、遽告時政、時政夷滅能員、并殺一幡、

立實朝、幽賴家于修禪寺、賴家病愈、致書政

子、請以親舊近臣充給使、不許、且禁通書、東鑑

建保六年、政子詣熊野、遂至京師、敘從三位、

東鑑、愚管鈔初從賴朝抵京師、至此將復巡視靈

場、後鳥羽帝欲召見之、辭以邊鄙老尼、不習

覲禮、不謁而歸、東鑑數月進從二位、東鑑、愚管鈔及

實朝為賴家子公曉所殺、鎌倉無主帥、賴朝

姪阿野冠者時元、政子之甥也、乘釁聚兵駿

河、圖邀宣旨管關東、政子命義時擊殺之、遂

與義時協議、奏請京師、擇冷泉宮六條宮一

人為將軍、不許、遂迎左大臣藤原道家子賴

經立之、年甫二歲、政子專決政事、東鑑使管原

為長、以國字譯貞觀政要、以為法則、卧雲、日件、錄、樵

談治要嘉祿元年薨、年六十九、東鑑政子嚴毅

果斷、有丈夫之風、建曆承久間、內外兵興、斟

酌羣議、戡定禍難、雖賴朝胤絕、而功臣宿將

不敢生心、天下稱曰尼將軍、義時泰時相繼

用事、管轄兵馬、北條氏之得政、蓋由政子基

焉、參取東鑑、增鏡、愚管鈔大意、尼將軍據公武榮枯物語

北條時賴母安達氏、秋田城介景盛女也、稱

松下禪尼、東鑑、關東評定、嘗為時賴設食、兄

義景來助治具、尼方手裁小紙、糊補紙格、義

景請命人為之、尼不顧、義景曰、補之不若新

之、之省勞、尼曰、我豈不之知乎、凡物有小破、

宜修補之、欲使兒輩知此意耳、人謂時賴克

守勤儉、政理寧靜、亦母教之使然也、徒然草

楠正成妻不知何氏女也、正成之拒足利尊

氏于兵庫、子正行年甫十一、從在軍、軍至櫻

井驛、命正行還于河內、且誡曰、聞獅子生子

三日、擠之絕壑、試其跳超、今汝十餘歲、能記

我言、我行安危決矣、不可復覩汝也、我戰死

之後、天下必歸于尊氏、汝當收合殘兵、保金

剛山、死生以之、慎勿出降、以墜家聲、汝之孝

莫過焉、授以帝所賜菊、作刀泣訣、菊作刀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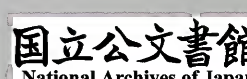
正成戰没于湊川、尊氏致其首于河內、正行

悼甚、起到佛龕前、拔正成所授刀、將自殺、母趨抱之、曰、故判官之還汝、非以薦福、亦非以殉死、意教汝保合族黨、舉兵除賊、再圖興復也、汝面奉遺言、還以告吾、言猶在耳、漠然如弗記、吾恐汝背公債事也、正行愧止、遊嬉常為搏戰馳逐之狀、莫不以討賊復讐為事、皆其母訓誨之力也、

太平記

瓜生保母逸其姓名、延元中新田義貞據金崎城、保與弟義鑑、源琳、重照、據杣山城、奉脇

屋義治、以里見時成為將、往援之、敵將高師泰出兵要于敦賀津、敗之、保義鑑姪七郎與時成俱戰死、源琳、重照收散卒、還于杣山、而城中軍士多死亡、號哭滿街、唯保母神色自若、無敢戚容、進謁義治曰、兒曹不力、使里見君戰沒、竊恐大傷郎君之心也、幸二子從死、足以少謝、妾家兒曹本為郎君起大事、苟使賊平、亡百千子姪、固非所悔、三子猶在、再舉可期、是妾所以轉哀為喜也、因起為義治行



酒士衆感激皆思自奮記太平

山名氏清妻藤原氏左近衛中將保修女也

山名氏清之舉兵藤原氏在和泉堺已而潰

兵來報曰主君戰沒藤原氏問二子如何曰

二郎君脫走矣藤原氏歎曰二子無恥吾不

忍偷生將自殺左右止之勸薙髮不聽乃扶

而上輿赴土丸城藤原氏輿中伏刃不殊左

右驚而進藥不肯嘗記明德二子時清滿氏潛

來請見藤原氏掉頭曰無勇非士不孝非子

將家之子年逾弱冠從父于軍父死子逃何

顏而來見熙氏義子也猶能殉父二兒何為

不死乃被衣不復言二子大愧而去參取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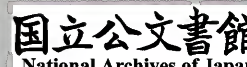
記明德初氏清致書訣藤原氏藤原氏竟取書

題和歌於其後而死侍女三人皆赴水死明德

記小野小町不詳審其所出本末或曰參議篁

孫也父曰良真出羽守小野系圖作者部類

小町有絕世之姿長和歌詳說見歌人傳



紀貫之撰古今和歌集多收其歌序而論之
 曰小町之歌衣通姬之流也詞意悽婉終乏
 氣力譬諸美人之有憂思婦人歌詠自當如
 是矣古今和歌集○世有玉造或曰三壯衰書未
 知何人著或曰僧空海或曰小町野小町
 行載小町年老乞食道路以世以爲小野小町
 十訓鈔著聞集皆載其事以玉造小町野小町
 小町爲一人長明無名鈔亦引在原業平所
 聞鬻歌爲一人徒然草以空海小町年代
 相隔疑爲非其所著今按小
 野玉造各自一姓故不取小
 紫式部式部丞藤原爲時女也紫式部日記
 尊卑分脈
 嫁右衛門權佐藤原宣孝尊卑分脈式部資性敏

慧幼時聞人讀書輒能諳記爲時甚愛之常
 撫之曰恨不使汝爲男長而能和歌博涉和
 漢舊記兼通朝廷典故時上東門院方好文
 詞擇婦人有才華者引置左右式部亦時候
 焉上東門院欲讀白氏文集式部授之樂府
 二卷上東門院父道長悅其才色欲私之式
 部拒而不從紫式部日記著源氏物語五十四帖
 假託醍醐朱雀村上三朝事蹟架空憑虛閔
 富精妙度越古今後人下箋注釋疑難爲詞

家之宗、河海一條帝讀而大賞之曰、是善諳

熟日本紀者也、人呼曰日本紀局、紫式部日記、河海鈔

○河海鈔曰、齋院選子從中宮借書中宮欲

以新奇誇之、命式部作源氏物語、宇治拾遺

物語及花鳥餘情引長明無名鈔曰、以道長

妻倫子命作之、或曰、式部家居所著中宮見

而奇其才、遂召而為人婉順淑嫺、不自矜所

長、其謹飭持身之大較、見于所著日記、女賢

子亦善和歌、著狹衣物語、嫁太宰大貳高階

成章、為後一條帝乳母、大貳三位是也、勸修寺系

清少納言、肥後守清原元輔女也、有才學、與

紫式部齊名、一條帝時、仕藤原皇后、被眷遇、

皇后雪後顧左右曰、香爐峯雪想如何、少納

言即起褰簾、時人嘆其敏捷、○十訓鈔皇后

特嘉其才華、欲奏為內侍、遭藤原伊周等流

竄不果、枕草子老而家居、屋宇甚陋、郎署年少

見其貧窶、憫笑之、少納言自簾中呼曰、不聞

有買駿馬骨者乎、笑者慚而去、古事談著枕草

子行于世、

赤染右衛門大隅守時用女也。作者部類古

歌仙傳並曰、右衛門母初為平兼盛妻、有身而

出、既而生女、攜之再嫁、檢非違使赤染時

用、時用養為己子、初仕攝政道長妻倫子、稱

因稱赤染右衛門、右衛門後嫁大江匡衡、有才思、善和歌、與和

泉式部齊名。長明無名鈔、紫式部日、藤原公

記、中古歌仙傳、袋草子、任將辭中納言、屬當世名儒、紀齊名大江以

言作表、皆不稱其意、更請匡衡、匡衡還家、低

回有憂色、右衛門怪而問之、匡衡告以故曰、

以齊名以言之才、猶不能厭其心、我如何得

副其望哉、右衛門沈思少頃曰、妾得之、彼公

性素矜飾、宜盛述其門地、閱閱而微露沈滯

之意、匡衡從之、公任果大悅、遂用其草、其類

悟如此。十訓鈔、中納言據公卿補任、歌仙傳、

本朝文粹、○本書為辭大納言誤女曰江侍從、亦以和歌著。十訓鈔、作

和泉式部、越前守大江雅致女也、善和歌、嫁

和泉守橘道貞。中古歌仙傳生女小式部道貞、沒

後仕上東門院。袋草子嘗有僧性空者、居播磨

書寫山、舉世崇信之、式部贈和歌曰、玳羅幾

與利玖羅幾美知珥層、伊利奴倍幾波留加
珥氏羅世、挪摩能波能都幾世、以為精妙、拾遺

集再醮藤原保昌、袋草子

小式部内侍亦仕上東門院、十訓鈔幼善和歌、

時人謂内侍有佳句、多其母所潤色也、母式

部從保昌赴丹後、會禁中有歌合、中納言藤

原定賴新、小式部曰、丹後行李還來否、顧内

侍勞思耳、小式部即起、摻定賴祛、口占曰、於

朋延挪摩、伊玖能能美知能、登乎計禮婆摩

馱布美毛美孺、阿摩能波志多氏、自此才名

大著、古今著聞集、十訓鈔、當時有伊勢大輔

者、伊勢祭主大中臣輔親女也、歌仙傳、善和

歌、與紫式部和泉式部小式部等齊名、十訓鈔

亦仕上東門院、大輔初入宮、關白道長侍側、

時有獻櫻花者、道長取筆研授大輔、令題和

歌、大輔秉筆立成曰、伊珥志倍濃、奈良濃美

邪古乃、夜陪散俱羅、幾璵婦扈扈濃倍珥仁

保比奴類加奈、道長大感賞、其敏捷如此、袋草

子
 將
 那
 婚
 初
 亦
 那
 首
 大

子
 將
 那
 婚
 初
 亦
 那
 首
 大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四終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